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

一个被《纽约时报》关注的城市和一座古都的雄风重振

本报记者 余英茂



铁塔见证了开封的沧桑

2008年盛夏,记者应友人邀,再游汴都。豪华舒适的公交在郑开大道上平稳行驶,50分钟就抵达开封。

进入清明上河园,与朋友一路清谈,划小船,绕石径,过曲桥,穿街市,北宋汴京的繁华画卷,徐徐展开。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诱发怀古之思,记者与友人谈起了三年前那篇引发整个中原为之深思的文章。

2005年5月22日,北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纽约时报》的评论版,出现了一篇醒目的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文章将1000年前的开封和当今的纽约相提并论,二者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但早在北宋末年,举世闻名的辉煌鼎盛七朝古都开封,已开始衰落,渐渐在历史的尘烟中沉沦为一个普通的城市。开封被这篇文章当作没落王朝的代表文本,用来警示当今开始变得盲目自大的纽约。

克里斯托夫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光景尤其如此。如果美国人没有听说过开封,那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也许未来美国人都应该学习汉语,因为就像上述汉语标题所写的那样‘辉煌如过眼烟云’。”

想必开封人看过这篇文章,都会有一些徒增奈何的伤感。昔日汴都的鼎盛繁华,仿佛更加衬托出了今日开封的窘迫与尴尬。历史沉重的苦难一页页翻开,千年辉煌一转眼,唯有开封铁塔虽伤痕累累,却依然直直矗立,仿佛在追问古都的今天将何去何从。

历史:辉煌与苦难交织

漫步开封街头,记者总能体会到一种古都独有的优雅从容,那是历史留下的骄傲刻痕。在街头与人随意闲聊起开封的过去,无论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还是悠然自得的老人,都能多少说上两句。

三年级的小学生尚辰昊自豪地说:“我听大人们说,开封城,城隍庙,这地底下埋着六座古城呢。”

“开封城岁未降雪了,天子为城中的老人都送上棉衣,上元节到了,天子就出宫和黎民百姓一起看灯,并饮赐御酒,这可比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更接近‘和谐社会’啊!”在包公湖边遛鸟的李大爷说。

“别看这条御街如今车水马龙的,当年可不是谁都能随便同行的,这可是皇帝祭祖,举行南郊大礼的地方。”御街一家汴绣商店的老板如是说。

“最初太祖皇帝(赵匡胤)是不想在这里建

都的,但是当时他手下的官员极力要求建都开封,是因为看中了这里运河的优势。”

“当时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的留学生,在开封比比皆是。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犹太人是全球最难同化的种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固执的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唯有在开封,他们居住停留,与当地通婚,直到现在和汉人没什么不同,由此可见开封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河南大学的张云鹏教授说。

然而,历史赋予开封的,不仅仅是金碧辉煌的繁华盛境,历史同样给予开封很多难以承受的苦难和耻辱,让它满目疮痍,渐行渐远。

“饮马黄河”,“逐鹿中原”,重要战略地位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每有战争发生,这里就一定不会幸免于难,自金侵宋掠走二帝,元侵金哀宗自杀,直到近代以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封都饱受战乱之苦。

而频发的自然灾害,也成为劫杀开封城的罪魁祸首,黄河的泛滥,多次使开封城面临灭顶之灾。据《开封黄河志》记载: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到1944年,前后764年间,共决溢338处,造成开封城7次被淹。

宋金战争期间,宋将杜充为水攻金兵,掘开黄河大堤,致使黄河大规模改道,经济水注入泗水,又注入淮河,直到今天的江苏盐城人海,长达700年之久,沿途都成了黄泛区。

明末李自成攻打开封时,守城明军掘开了黄河大堤,倒灌开封,全城几十万人无一生还。台儿庄大战后,为防止日寇进犯中原,国

民党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虽然日寇机械化部队因此无法前进,为武汉大会战赢得宝贵时间,但是,郑州以东人民溺死无数。

饱经战火和洪水的浩劫,昔日繁华无限的帝都开封,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烂摊子。

改革:尴尬与冷落并存

1954年10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选择郑州作为中原省会所在,显然有着周详的考虑和充分的理由,然而千年古城开封却因为当代城市政治功能的剥离,大伤元气。

“当时的开封,就像被抽了筋一样没有了精气神。”开封的老年人这样对记者回忆。

当时,开封人口有36万,而同时期的郑州只有3万人。省会搬迁导致近7万城市精英迁至郑州,而留在开封的大部分是小生产者及其后代。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认为:“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得小生产者意识根深蒂固,很少受到外来思想观念的冲击,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容易造成观念落后。”

而与开封相比,省会郑州和工业城市洛阳的人口结构却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和改善,注入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鲜血液。历史似乎又一次遗忘了开封,开封在生机勃勃的郑州面前,尴尬、无奈、失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神州,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面对世界。举国上下春潮涌动,体制改革,观念解放使得停滞多年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世界开始关注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

然而由于人口结构导致的观念落后,开封在这个时代停顿了。

开封当地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最致命的原因是技术设备落后。那时候开封的企业不是不赚钱,而是赚到钱也不去更新设备,不懂得技术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

这还没有结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企业改革如火如荼的局面下,开封企业却集体患上了“改革恐惧症”。风光一时的矛盾集团、号称“豫啤之冠”的开封啤酒厂、开封博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开封毛巾被单厂等国有企业,都裹足不前,革新不力,最终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在全省17个地市中,开封连连落败,不断下滑。开封市统计局的官员半开玩笑半无奈地说:“以前看开封排名是要从上往下,现在是要从下往上了。”

1990年,郑州GDP超过100亿,开封为45亿元;1992年开封滑落全省谷底: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倒数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四;人均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六……

一则坊间流传的顺口溜,印证了开封当时的窘迫:道路不平垫煤渣,电灯不亮点洋蜡,上月工资下月发,现在干脆就不发,五个干部提了仨。

关于“开封究竟怎么了”,“何时开封”的热议,在开封乃至中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并不是只靠坐而论道就能解决。

时至2005年,开封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纽约时报的评论版发表中文标题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开封成为历史的反面文本,被作者用来教育纽约市民,以开封的历史为戒,不要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教育水平,制定长期发展政策,不然“即使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也总有一天会堕落到哈得逊河(流经纽约市的一条河流)上的开封”。

开封的辉煌历史,反倒成为沉重的负担。千年古都开封的复兴,难道只能作为一个梦想?

新纪元:机遇与选择同在

开封,在它的漫长历史画卷中,曾是整个中国辉煌的焦点,也曾是战争和灾害的焦点,承担了多少历史沉重的伤痛!纽约时报的文章,触动的何止是开封市民的心,整个中原都在为之触痛,反思。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读过《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之后旋即做出重要批示:“要把开封建设好、发展好,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要采取特殊措施促进开封的发展,把振兴开封作为河南省‘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来实施。”

在随后的中原城市群一体化规划中,“郑汴一体化”首当其冲,被作为“中原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郑汴洛工业走廊的重要支撑”,开封的发展此时此刻,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郑州与开封边界,相隔不足40公里,大量要素流向郑州。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改变,那么开封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这也是这许多年来,开封发展一直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所在。

通过与郑州经济一体化,吸引和利用郑州的各种要素,再从自身优势出发,扬长避短,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这才是开封发展的必由之路。

“郑汴一体化”正式提出后,一系列举措纷纷见成效。

郑州开封两地电信同价,取消或降低长途费用。郑汴城市快速通道——郑开大道通车,豪华的郑开公交来往穿梭,络绎不绝。

记者在乘车前往开封途中,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他们有的要去洽谈生意,有的要去旅游观光,有的在郑州工作的开封人回家小住,还有一批年轻,去钟鼓楼品尝开封小吃。一条大道拉近的不仅仅

是地理距离,而且拉近了两城人民的心理距离,城融,心融。

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对郑州和开封两个城市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开封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但其城市品格,市民精神却一直没有消亡,深厚的中原文脉一直在开封传承。世界上众多城市中,唯有开封在遭遇一次次黄沙、洪水、战乱的毁灭后,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旧城上重获新生,是中华民族、中原文化生生不息精神的典型代表。”

而说到郑州,他认为:“郑州虽然也是著名古都,但历史上有很长的文明断裂期,缺少引以为傲的传承。但这种短缺恰恰使郑州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心态,它敞开心怀接纳四面八方强势文化的辐射,兼容并蓄,朝气蓬勃,从不故步自封。”

因此,开封和郑州的相互吸引和融合是必然的,双方都有着对方所缺少的元素,郑州的现代,开封的传统;郑州的高效,开封的从容。两个城市的不同特质使之必然能够相互吸引,互为补充。

如果说郑汴一体化为古老的开封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开封的城市定位,因为复兴之路上虽然需要借助外力,但是毕竟路还得靠自己去走。

在开封街头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古都对他们要走的路有着不同的观点,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正如很多开封市民都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开封复兴正当时。

开封人淡定从容的背后,更有一种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开封虽饱经伤害,却仍以一种倔强的姿态屹立于中原。

谨以一位网友对克里斯多夫的回应收束此文:

“我不知道1000年后的自由女神是什么样子的,但开封54米高的铁塔已经巍然屹立了1000年,仍像一把利剑刺向苍穹,虽然塔的第一、二两层都被黄河泛滥的泥沙深深地埋在了地下,塔身也被日寇的空袭炸得伤痕累累,但这就是开封的精神,也是中原的精神,中国的精神。”

China, the World's Capita

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Kaifeng to New York,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By NICHOLAS D. KRISTOF
Published: May 22, 2005

KAIFENG, China

As this millennium dawns, New York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world, the unofficial capital of planet Earth. But before we New Yorkers become too full of ourselves, it might be worthwhile to glance at Kaifeng, the capital of a medieval China.

《纽约时报》当年的报道

时政点击

形象工程的要害和根治之策

在过去的汉语里,形象和工程是两个互不搭界的词汇。形象建筑不起工程,工程也没形象的什么事情。形象与工程组合成新的汉语词汇,绝对是个创造,且颇具超现实主义色彩。形象工程,现在是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有官员不断给它注入新的内涵。现在人们一说形象工程,对其意味都会心领神会。官员为了出政绩、出形象,而劳民伤财,而大动干戈,搞出一个、一批大体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就晾晒在了阳光之下。

据9月3日《法制日报》报道,为治理官员爱搞形象工程这一痼疾,甘肃省委办公厅日前下发了《甘肃省规范和监督党政领导干部用权行为暂行规定》。该《规定》称,领导干部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或浪费的,不得提拔任职,已经提拔的应予以降职或免职。

用红头文件形式管住官员搞形象工程之手,当然是件好事。而问题的关键是誰去界定、如何去界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样的工程算是政绩工程,什么样的工程算是符合民心的工程?在现实语境中,任何一项工程的形象都是清晰无比的,但一些政绩工程的形象却往往是暧昧的。搞形象工程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宣称,他搞的工程功在千秋,利国利民。没有一个不宣称,他是在做好事、干实事。没有一个不用种种手段,尽心、尽力往他搞的形象工程上贴金,把个损民、害民工程,渲染成花团锦簇。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皆是官员滥用手中权力的产物,私欲、私利是做这类工程的最大推力。无利不起早,无利也无人狂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衡量是不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官员的话语权无限制地放大、扩张,老百姓的话语权就莫想得伸张。缺乏能担当飞扬跋扈的官员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制约制度,这类工程还会层出不穷。官员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和浪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承受的。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它搞成之初并不显现,而是在许多年后才会爆发,而其时,那些官员早已金蝉脱壳、溜之大吉了。

除了《规定》之类的办法,根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还有与之配套的更为有效的办法。这些办法,要真正能让那些因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造成重大损失、损害群众利益的人,遁逃无路,受到严惩。今语

为什么没人发布“最差城市榜”?

9月2日,“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正式公布,杭州的榜首地位依然无可撼动。在上榜的100个城市中,杭州靠着良好的资本投资效率,可观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不断优化的投资成本结构,第五次登上了榜单的冠军宝座。榜单前十位依次为杭州、上海、无锡、南京、宁波、北京、佛山、苏州、常州、广州。((《钱江晚报》9月3日)

又是一个排行榜出炉了。眼下,似乎成了一个排行榜流行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层出不穷,几乎涵盖了经济、娱乐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乱花渐欲迷人眼。单就“城市榜”而言,花样也有不少:什么“中国十大最佳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十大最佳宜居城市”、“中国十大最具发展前景城市”、“中国十大旅游城市”……排行榜的组织者,有社会中介机构、群众团体、政府部门,也有福布斯和胡润这样的资本组织。

说句实在话,“活力”、“宜居”、

“前景”这些概念性词汇,一旦与城市相连,本身就令芸芸大众感到非常“模糊”,难以把握,因为缺乏一个清晰可辨的评价标准——故而,这些花里胡哨的“城市榜”其实都是发布者的自导自演。我们根本无从判断,这种调查数据是否属实、是否客观公正,上榜的城市是否名副其实。实际上,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所谓“城市榜”怎么有很大的“水分”——城市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魅力”,市民最有发言权,由某一组织单方面推出的榜单有公信力,就邪门了。

在信息化时代,一个科学客观的排行榜,有助于人们对信息的甄别,有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决策——按理,“好榜”与“差榜”理应是并存的,这才符合排行榜的本义。可值得一提的是,“排行榜”虽多,“城市榜”也甚众,但却无一例外地是“最佳榜”,没有人评选发布“最差榜”。何以?这个问题看上去复杂,其实却很简单。

“城市榜”在如今,早已不是原汁原味的“排行榜”了,而是附着有利益和炒作色彩的载体工具。“搞排行”的是为了赚钱或者炒作,而“被排行”的则是出于城市形象、政府政绩和招商引资的考量,求名者得名,求利者得利,如此周瑜打黄盖,这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皆大欢喜——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评选最差城市榜,有哪一个城市感兴趣并愿意出钱出力?而如果没有利益涉及其中,有几个组织或者个人愿意费心劳力地调查发布什么排行榜?即便是福布斯这样的“专业排行榜组织”,恐怕也不干这种赔钱的买卖。

如果把排行榜评选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上榜者与发布榜单者,一个是教练员,一个是裁判员。谁给裁判好处多点,裁判的判罚就对谁有利。这样的排行榜,把舆论与公共置于被愚弄的境地,要它何用?既然有人乐此不疲,我们也不必上火,一笑置之,让其自娱自乐便是。王艳

百年不朽的车站与一票难求的呼唤

“十一(2006-2010)”期间,铁道部共要修建548座新客站,其中有一批要建成百年不朽的客站。”8月28日,铁道部副总工程师郑健向记者披露了关于铁路客站的规划。郑健透露,预计修建这548座客站总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未来,在全国将建成六大枢纽性的客运中心和十大区域性客运中心。((《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日)

郑健认为,以往铁路客站过于专注运输功能,“数量少、规模小,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跟其他交通工具缺乏紧密的联系,功能也单一,设备陈旧,建筑造型不够美观,新一批客站建设将参照北京南站的的设计理念,具体内涵就是功能性、系统性、先进性、文化性和经济性”——郑健的“介绍”,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多功能豪华火车站的美妙图景。有这样舒心宜人、设施一流的高档候车环境,自然是大众之所愿。然而,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如此百年不朽的火车站吗?非也。

多年来长期困扰社会的春运难、一票难求问题,症结在于供求矛盾。也就是说,铁路运力较低,面对集中的客流,运力就开始紧张,车票就开始紧缺。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铁路建设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到2002年,全世界铁路营业总里程约120万公里,其中,在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铁路却只有7.2万公里,人均长度不到6厘米,还不及一根香烟长。而在很多国家,铁路部门也在节假日面临着人流集中的压力,譬如我们的邻国韩国,韩国人也过春节,流动人口次数几乎超过全国人口数,但却很少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原因就在于韩国的铁路运力供给有保障,同时铁路管理服务体系规范完善,应变能力很强,不像国内,一旦遭遇突发情况就要管理断裂,出现“扯漏”。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决定了,与其他运输形式相比,铁路客车是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运输量最大、最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其实,公共选择价格更为经济实惠的火车出行,不仅在我国,在国外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提高铁路运力的供给和改善管理服务,远比所谓百年不朽的火车站更重要。把这1500亿投入到铁路运力资源扩建上,多建几条铁路,全方位强化铁路运输质量、服务和效率,会更有价值,更能得到民生的支持。

富丽堂皇百年不朽的火车站,固然是令人神往的。但如今,芸芸众生更盼望能轻轻松松地买到一张火车票,开开心心地坐火车出行——至于候车的火车站,只要实用、安全就好,没必要贪大求洋大批量进行重建或者改建。事情有缓急,钱要花在刀刃上,等什么时候火车站不再排起买票的长队,火车上不再人满为患,广场上不再有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的返乡旅客,再去斥巨资修建百年不朽的火车站也不迟。到那个时候,我们举双手赞成。可目前,建议铁道部先听听一票难求的民生呼唤。陈一舟



漫画:月饼王喂猪
重庆月饼王重达300公斤,十多天的展会结束后,该月饼将被运到养猪场喂猪。图/张兮兮



漫画:骗人的价格把戏
图/吴之如